

少阳病及其兼证变证针灸验案五则

河南省云阳中医中药学校 张 文 进

伤寒少阳病及其兼证、变证，临床上极易见到。笔者针药并用或者单用针灸治疗，取得了良好疗效。现将单用针灸治疗案例数则叙述于下：

一、少阳病案

张××，男，22岁，农民，1976年12月5日初诊。

恶寒发热已数日。昨日开始，往来寒热，头晕眼花，口苦咽干，胸胁满闷，心烦不安，轻微咳嗽，恶心作呕，不思饮食，侧头部痛。舌苔白，脉弦稍数。伤寒迁延，脉证若此，属小柴胡汤证，治当和解少阳为主。处方：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、内关（均泻）、足三里（补），足三里留针30分钟，间断行针。其余诸穴，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次日复诊，寒热已退，呕吐得止，饮食稍进，余症均觉减轻，守原方再针。

7日三诊，仅侧头部仍有微痛，余症悉除。此少阳经气未畅。取率谷、外关，两穴俱用泻法，一次获愈。

按：足少阳之荣穴侠溪、合穴阳陵泉，可疏解少阳，清半里之热，使邪从内撤。手少阳之络穴外关通于阳维，阳维主阳主表，取之可清解少阳，使半表之邪，从外而解。内关为手厥阴之络穴，通于阴维，阴维行于腹里，既可和营清心，宁神除烦，又可宽胸理气，和胃止呕。足三里为足阳明之合穴，可和中、益气、扶正。诸穴合用，攻中有补，疏利三焦，调达上下，宣通内外，和解少阳，为笔者治疗伤寒邪郁半表半里少阳病之常用效方。

二、少阳兼太阳证案

张××，男，20岁，农民，1978年2月11日初诊。

发热，微恶风寒，骨节烦痛，鼻塞流涕，恶心欲呕，不思饮食，侧头部痛，口苦咽干，胃脘及胸部痞闷，似有物支撑。舌苔白，脉弦细而浮。此太阳表证未解，病邪又传少阳，治当和解少阳兼以发散表邪。处方：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、内关（均泻）、足三里

（补）、合谷、肺俞、风门（均泻，艾条灸）、肝俞、复溜（均平补平泻），合谷、肺俞、风门浅刺，留针40分钟，加灸。其余诸穴，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一诊施针后，头痛顿除，恶寒消失，身痛减轻，但仍鼻塞流涕，胸胁痞闷。针刺守原方。13日三诊，鼻塞流涕减轻，食欲尚差，余症基本消失。拟以通窍止涕、健脾和胃为法。合谷、迎香（均泻）、中脘（平补平泻）、足三里（补），留针10分钟，间断行针。针二次痊愈。

按：前二诊方，以手阳明之原穴合谷宣通卫阳、祛风散寒。肺主皮毛，膀胱主一身之表，故取肺俞、风门，可调肺与膀胱经之经气，以通毛窍、解肌表。足少阴与足太阳相表里，故取足少阴之经穴复溜可调少阴、扶正气以刺祛邪。肝藏血，而“营为血中之气”，取肝俞可敛阴和营而主体痛。足三里可调中扶正。诸穴合用，可安内攘外，调和营卫，解肌发表，有类似桂枝汤之功。而取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等穴，则可和解少阳，祛半表半里之邪。如此，太、少两经之邪并除，故疾可获愈。

三、少阳兼里实证案

王××，女，26岁，农民，1976年11月24日初诊。

十天前开始寒热身痛，西医诊为流感。服用西药吗啉双胍、安乃近等后，寒热减轻，但呕恶不食。疑有食滞，自服肥儿丸，意欲消导。然泻后呕未得止，反增心烦。心下拘急，往来寒热，口渴。舌苔白、微黄，脉弦稍数。少阳欲传阳明。先以和解少阳法治之。处方：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、内关（均泻）、足三里（补），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26日二诊，前天针后，寒热减轻，呕恶基本消失。然因惧针昨日未进行治疗，今晨病情复重，往来寒热，胸脘满闷，按之痞硬，且大便难下。此少阳之邪未解，里实已成。急当下其里实，兼以和解少阳。前穴加大肠俞、上巨虚、内庭（均泻），均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27日三诊，二诊施针2个多小时后，下燥屎数枚，腹满稍减，余症

悉轻。守原方针之。

28日四诊,寒热、腹满消失。口微苦而渴。里热尚未涤尽。拟清解余热,取侠溪、内庭(均泻),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当日诸症痊愈。

按:本例初诊即见口渴、心下拘急等邪入阳明之症。但热结尚不甚重,病邪仍在少阳,故遵仲景意,先事和解,欲使病邪从外得解。然患者未能坚持治疗,停针一天,致使少阳未解,酿成内实。故二诊时除以初诊方和解少阳外,并取大肠俞、上巨虚、内庭通下里邪,荡涤胃肠结热。虽一次即效,但诸症尚未完全消失,故仍用和解兼通下法治疗。此后又取侠溪、内庭等穴,清除余热,以收全功。

四、少阳兼水饮内停证案

张××,女,18岁,农民,1977年2月8日初诊。

六天前感冒,汗下未愈,停药求余针灸治疗。刻诊:往来寒热,胸胁满闷微结,心烦不安,小便不利,口中作渴,头上汗出而全身无汗,苔白而润,脉弦滑稍数。系属汗下失宜,邪入少阳,三焦决渎失职,邪热与水饮互结不化,阳郁不得透达。治当和解少阳,温化水饮。处方: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、内关(均泻)、三焦俞、阴陵泉(均泻)、足三里(补灸),前四穴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其余诸穴,留针30分钟,间断行针,针后加灸。

上方针灸一次,脉症无明显变化。第二次针灸后约1个多小时,心烦加重,浑身微汗,汗后寒热消失,诸症觉轻。针灸第三次后,症状悉除。

按:本例实即《伤寒论》柴胡桂枝干姜汤证。邪郁少阳,枢机不利,三焦决渎失职,故

取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,以和解清利,运转枢机。内关可宽胸散结、宁心除烦。三焦俞能加强调理上、中、下三焦气机,运化水湿之力量。足太阴之合穴阴陵泉,足阳明之合穴足三里均可振奋中阳,促进脾运,宣化水饮。少阳枢机运转,水气得化,故病得痊愈。

五、少阳误下兼见烦惊案

杨××,女,45岁,农民,1976年2月18日初诊。

伤寒数日,往来寒热,心烦欲呕,不思饮食,胸胁满闷。前医在所服汤药中加用大黄之类攻下,诸症未除,反觉心烦加重,且惊恐不安,夜难成寐,寐则梦语连声,小便不利,身重不可转侧。乃误下之后,少阳之邪未解,故上述诸症仍在。加之相火上炎,胃热上扰,故心烦益甚。属柴胡龙骨牡蛎汤证。治当和解少阳,镇神泻热,兼扶正气。处方: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、大椎、内关、神门、上巨虚、内庭、三焦俞(均泻)、足三里(补),诸穴持续行针5分钟出针。次日来诊,心烦惊恐减轻,梦语已少,但小便不利等症如故。仍守原方。20日三诊,小便稍利,余症基本消失。按上方又针一次乃愈。

按:少阳误下邪陷而少阳证仍在者,治当仍和解少阳,故取阳陵泉、侠溪、外关。督脉总督诸阳,取大椎可宣阳透表,使内陷之邪从外而解。内关及手少阴之原穴神门可宁心安神定惊。手阳明之下合穴上巨虚及足阳明之荣穴内庭可和胃气、泻里热、调腑气,三焦俞可疏通水道,使邪从下出。足三里则可益气扶正。如此,正气得复,少阳枢机运转,邪从内外而解。

再造散治疗寒冷性荨麻疹100例疗效观察

江苏省武进县奔牛人民医院 潘 煥 鹤

笔者从1979年11月~1983年3月,应用再造散无选择地治疗100例寒冷性荨麻疹患者,现报告如下。

一、一般资料:100例中,男56例,女44例,年龄大多在15~50岁之间。病程最长者10年,最短者1星期,都曾不同程度的接受过中、西药物治疗。

二、治疗方法和结果:再造散方药:淡附片10克,北细辛3克,川桂枝10克,白芍10克,生姜10

克,大枣5枚,炙甘草5克,生黄芪15克,潞党参10克,大川芎5克,羌活10克,青防风30克。

开始均以汤剂控制发作,待症状消失后,再按上方剂量比例制成散剂,每天服二次,每次10克,连服一月,以资巩固。通过治疗观察,最短者服1剂即中止发作,最长者13剂始部分控制,服散剂后半月才完全中止发作,当年治愈84例,次年追访复发13例。